

# 150公里之途 原住民風光無限



從台東成功縣到太魯閣國家公園，從阿美族到太魯閣族，從海濱之鄉到山林擁簇，這是遊走東台灣最叫人難忘的一段旅程。

兩個族群，兩種文化。阿美族的奔放與太魯閣族的內斂沉靜，不一樣的歷史環境，孕育出兩種鮮明的原住民文化，而兩者之間，不過橫隔一條150公里的濱海公路。

■文、攝：伍麗微 鳴謝：花蓮休閒旅遊協會、香港航空、台灣觀光局

香港人喜歡去台灣，可能因為距離近，美食、觀光景點多，交通又方便。但如果僅僅是這樣的話，台灣也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海島。對我來說，台灣最引人入勝的風光莫過於客家、閩南與原住民文化融為一的多層次感官

體驗。尤其來到台東、花蓮，由於這裡沒有被過度開發，原住民文化依然蓬勃，加上最近電影《賽德克巴萊》帶動的熱潮，重新讓各個原住民族群受到注意，追尋原住民腳步而來的遊客絡繹不絕。



■由阿美族年輕人組成的PawPaw鼓樂團，鼓聲震天，十分震撼。

## 阿美族擊鼓跳舞

位於三仙里的比西里岸是一個富有海岸色彩的小部落。黃昏的時候來到這裡，甫下車便看到兩個阿美族美女，她們穿着色彩繽紛的原住民衣服，在海岸長廊上快樂的跳躍着。看着她們開朗的笑容，心情不自禁地放開來，歡樂的情緒也湧上心頭，黃昏的夕照落在她們身上，愈發顯得柔和溫暖。

跟着她們繞部落一圈，簡單零落的屋子，寧靜的環境，幾個媽媽坐在庭院裡，處理着漁穫。她們靦腆地笑着，彷彿世間一切的瑣事都與之無關，過着最

純樸的日子。

比西里岸又叫「放羊的部落」，面對三仙台、八拱橋。據說以前退潮時，族人會把羊放到三仙台那邊去。如今放羊已經成為傳說，這裡慢慢發展成觀光景點，不少人會在傍晚時分來這邊，雖然看不到日落，但天空滿佈火燒雲，看着美景，



■原住民媽媽在處理漁穫。

嘗嘗這裡最有特色的風味餐，而阿美族孩子也在星光之下，揸着大鼓，來一場動感表演。

傳說原住民天賦異稟，特別有藝術天分，當你親眼看過他們熱情澎湃地載歌載舞時，你會由衷地覺得，他們是天生的表演家。阿美族人是台灣原住民中人口最多的族群，他們感情奔放，熱愛表演，而由年輕人組成的PawPaw

鼓樂團（阿美族語PawPaw代表浮筒）正好表現出阿美族人愛表演愛生命的特質。

男孩們裸着上身，穿着顏色鮮艷的長褲，少女穿紅襯衣長裙子，揸着刻上阿美族圖騰的PawPaw鼓（用漁網浮筒林木做成像非洲鼓般的樂器），他們唱着阿美族的愛情歌謠《馬蘭姑娘》，跳着求愛舞，把部落之歌《比西里岸之歌》唱到大家心坎裡去。屬於海岸的部落文化，伴隨此起彼落的鏗鏘鼓聲，正在下半夜熱鬧地上演着。

### Travel Info

#### 比西里岸PawPaw鼓樂表演

地址：台東縣成功鎮三仙里白蓮路260號比西里岸文化中心（台11線112K）  
電話：(886)976-322417  
網頁：<http://pawpawdrum.weebly.com>

#### 布洛灣山月村

地址：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231-1號  
電話：(886)3-8610111  
網頁：<http://www.leaderhotel.com/blw/leadervillage/homepage.html>

## 太魯閣人山中狂歡

穿過台11海濱公路，來到萬籟俱靜、壯觀開闊的太魯閣國家公園，這裡是太魯閣族的聚居地。相比起16萬人口的阿美族，太魯閣族是原住民中人口最少的族群，只有九千人。同樣是原住民，在最多與最少間，當中的差距不僅僅是人口，兩者之間的生態、族人的品性也不大一樣。

太魯閣族的歷史是沉痛憂傷的，從十九世紀初日本入侵，族人為保部落死傷慘重，到五十年代挖路築步道犧牲了兩百多人，太魯閣人用血汗換來了今天的安定生活。與阿美族的團居特質不一樣，太魯閣人離群而居，依山起家，這也是為甚麼太魯閣人性格沉穩，骨子裡卻帶有一點叛逆。

布洛灣山月村是太魯閣人的部落，也是一個被群山環抱的旅館。造訪當天天氣陰霾，下着微雨，踏進山月村，雲霧縈繞，猶如墮入異域，真假難分。「村長」鄭明岡是山月村的掌舵人，處理村裡大小二事。他自小跟原住民做朋友，曾經遇過泰雅族的紋面人，對原住民有一份獨特的情感，因而十多年前，他接到太魯閣的標案時，便統合太魯閣的年輕人，將山月村塑造成一個具有原住民風貌的度假勝地。如今，山月村的員工幾乎全都是太魯閣的原住民，他們在這裡工作、結婚、成立家庭，逐漸形成規模。由於山月村這幾年營運開始上了軌道，原住民的生活得到保障，村長慢慢露出笑容，開始積極與大家分享他們的

■晚上的原住民演出十分精彩。



喜樂。來到這裡，你會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，因為這裡動靜俱宜，可以沉醉在一望無際的綠山中，又可以享受晚上由原住民帶來的勁歌熱舞。他們穿着屬於太魯閣的原住民衣服，相對阿美族衣服的鮮艷明亮，太魯閣人貫徹其樸雅的色調，在白色的布料上添上幾分顏色。雖說他們沒有阿美族人那麼擅長跳舞，但他們的舞蹈以表現先人農耕狩獵為主，帶有濃厚的生活氣息，感染力十足。印象最深刻的是這裡的員工彷彿精通十八般舞藝，一時是晚會的主持人，一時變成舞者，一時又成為演員，連村長也「下海」，與員工同樂，一起為住客呈現一幕幕別致的表演。

■村長鄭明岡也參與演出。



那天，我沉醉在太魯閣人內斂的激情下，忍不住與他們一起歡叫，起哄，最後上演的原住民「求婚記」更讓我熱淚盈眶。晚風吹來，星光璀璨，太魯閣之夜在激動與叫囂聲中徐徐落幕。

### 旅人手記

文、圖：劉克襄

#### ■元荖古道



## 翻山去吃燒鵝

燒鵝是香港知名的美食，許多人到香港旅行，寧捨市區繁華街景，惟此深井小村必訪。有一回，朋友也要招待我，但我和他商量，若只是在假日搭車去吃燒鵝，舉止太像觀光客，可否找個週遭郊野走逛，再去享用午餐。

我隨即就近安排了一趟元荖古道踏青。地鐵和公路尚未出現時，元朗當地居民都得仰仗此路翻山越嶺，走到荖灣買賣貨物。古道中途一端，正好銜接到深井。

那天我們便從荖灣出發，一路大山大水迎來，都會繁華盡在腳下繼續浮世繪般起落。如此愜意的行山，自是臻及快樂徜徉之境。

未幾，經過一處綺麗的開闊山崗，古道正在重新修繕，路況有些不明。旁邊剛好有一群中年婦女，圍坐在草地哼歌。我們過去探問，沒想到問道於盲，這些婦女竟是从日本來香港旅行，比我們更不清楚狀況。

我們只好繼續摸林探路。怎知一時不察，順着一條土路的指引，竟然迷失於林子。正在苦思確切的方向時，適才邂逅的日本婦人團也遭遇到我們的情況，被誤導到此，再度撞見了。

我很好奇，她們為何不去中環、銅鑼灣逛街，竟跑到山裡來辛苦爬山。她們莞爾笑道，因為要到深井吃燒鵝，特別規劃了此一古道路線，準備中途走下深井。

我聽了，不禁啞然失笑。沒想到，這支日本旅行團竟然安排了跟我們相似的路線。若現場的每支登山隊都有此想法，還真擔心，待會兒吃不到燒鵝呢！

但最叫我吃驚的，不是走古道吃燒鵝，而是此一行徑，顛覆了我對日本中年女性旅遊香港的認知。過去一直以為，許多有錢有時間的日本女性，成團結隊來香港，總是跟在嚮導旗子之後，慾望也僅及於添衣治裝，或大量購買化妝保養品。

不意，這些日本婦人竟走到山裡來。她們各自背着小背包，配備好茶水，顯見並非一時興起，貿然行山，而是準備穩當，對行山郊遊這回事很嫺熟。這也讓我研判，她們會選擇這條路線行走，再去吃燒鵝，想必也有類似我的一些考量。

我不禁再好奇探問：「為什麼他們不直接去吃燒鵝呢？」

她們相顧失笑，推舉一位英文較好的年輕女性回答：「這樣比較有趣多了。」其他人聽了都開懷地呵笑。

後來，我未再跟她們細聊，因為這句「有趣多了」，已經表示某一生生活況味，不用再明說。她們的行山更讓我們知道，過去我們認為的女性旅行內容正在悄然改變。

香港觀光旅遊局在對外宣傳和推薦這個城市的觀光元素時，多半強調美食、衣物和精品，還有纜車、迪士尼等遊樂場所。殊不知，觀光遊客的質地已在悄然改變。沒錯，多數人繼續包車到深井吃燒鵝，但選擇爬山去的人，想必是喜歡更富創意更教人深刻的旅行方式。相信這樣的觀光方式，會愈來愈受重視，不管是稱為生態旅遊，或者知性之旅。

我們很幸運，未幾便摸對了路。她們尾隨着，經過綺麗的清快塘小村，再下抵深井。那已是二三小時、不斷走路之後。至於，她們吃的是陳記或裕記，我就不清楚了。

但這次的翻山，還有一次小小的森林迷路，最後吃到燒鵝的經驗，想必會是這些日本婦女，以及我，在旅行裡相當別致的一次體驗。



■有些本地人偏好在傳記吃燒鵝。

■清快塘客家小村。

